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空中的足音

的足音

戴厚英

J247.5
660

戴厚英

空中的足音

013816



女子学院 0049990

空中的足音

戴厚英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950×116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2插页 230,000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900册

书号 10261·778 定价 2.85元



作者像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戴厚英继《诗人之死》、《人啊，人！》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，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。

经历坎坷的大学中年女教师云嘉洛，因为不想让自己的精力在纷纭复杂的人事纠纷中白白耗费，遂离开省城，回到故乡宁城师院，一面从事教学，一面继续进行她的理论研究和写作。但是，人事关系网的阴影总是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她，使这个思想敏锐、富于创造力的单身女子几乎寸步难行。而她自己当年的老师孟跃如的一段爱情纠葛，又由于世俗力量的影响，而酿成了悲剧。作品围绕着女主人公这一命运和遭遇，从一个侧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斑斓图景，揭示了社会变革时期，应如何看待人才、如何看待如潮水般地涌了上来的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这一严肃主题。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。

戴厚英是近年涌现出来的引人瞩目的中年女作家。她的作品以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见称于世。本书与她的其他作品一样，既富于哲理色彩而又诗意盎然，充满情趣，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。

1. 3/105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● 第一章 | 小镇风情 | 1 |
| ● 第二章 | 宁城叙旧 | 77 |
| ● 第三章 | 儒林纵横 | 141 |
| ● 第四章 | 家庭纠纷 | 215 |
| ● 第五章 | 无端风雨 | 285 |
| ● 第六章 | “闻人”轶事 | 365 |
| ● | 后 记 | 431 |

第一章

小镇风情

1. 长途汽车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

正是春节前最严寒的日子。在长途汽车里，乘客们都用围巾或衣领包紧了头脸，倚在座位的靠背上或是邻座的肩上，一颠一顿地打着瞌睡。只有她一直裸着头，睁着眼，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，贪婪地望着窗外的景色。不时地有人用惶忪的眼睛朝她一瞥，咕咕噜噜地叫她一声“外乡人”，她也不予理会，只是微微牵动嘴唇，仿佛在回答他们：“我不是外乡人！我是归乡的游子啊！”

她叫云嘉洛。按孔夫子的说法，她今年正好进入“不惑之年”：四十岁。可是她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回到久别的故乡来，从头开始她的生活和事业，哪里有什么“不惑”呢？

二十二年前，她考取了全国有名的A省大学中文系。告别了父老乡亲，故乡热土，拎着一个仅仅包了两套布料单衣的包袱，来到了从未到过的省城。一个土集子上长大的毛丫头，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大学生。蓝平布的列宁装上别着白底红字的校徽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在美丽的校园里奔跑，在宽阔的马路上徜徉。啊，多么神气！“我们年轻人，有颗火热的心”。真的。她时时感觉到那颗火热的心的跳动。象鼓满了风的风帆，象开足了马力的马达。她常常想笑。高声地、无所顾忌地笑，一笑就不停。同学们因此给她送了个绰号，叫“傻丫头”。一股子傻劲。一副傻样儿。

毕业。留校。助教。讲师。一帆风顺。她成了A省大学中

文系令人瞩目的拔尖人物。

平坦、广阔，通往成功的道路，在她的面前伸展，伸展……

然而，人生的旅途就象这急驰的汽车，不断地急转弯，急刹车，撞痛人的脑袋。她经过了几次碰撞，前进的道路上插上了一个纪录牌：

事业——失败。

“我们唯一感到安慰的是，大家都和我们差不多，也没干出什么名堂来。”一位朋友解嘲地对她说。

不错，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。可是以后呢？还这样寻求安慰吗？别人可不再这样了。她也不想再这样。总应该干出一点名堂来。

然而，A省大学却呆不下去了。

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那么复杂而微妙，她无法认识自己，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

任何时候的社会舞台上都需要英雄人物。而英雄人物又需要反面人物来陪衬和烘托。就象在飞禽世界里有孔雀又有乌鸦。孔雀是不乏有人扮演的，而她，云嘉洛，必须扮演乌鸦了。不但要给自己扎上一身黑羽毛，还要嘎着嗓子去学乌鸦叫。

贺泰仁，A省大学中文系主任，象老鹰叼小鸡一样，紧紧地咬住她不放，把尖利的牙齿刺进了她的骨髓。就因为，在十年动乱中，她没有去“保”贺泰仁，而去“保”了他的怨敌。在贺泰仁眼里，她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因为，当年是贺泰仁看中了她，留她当助教的。没有贺泰仁，她这个乡下出来的丫头，能在省城大学立足吗？

她曾经诚心诚意地伸出自己的双手，让所有的人来检查，看看经过了十年动乱，她的手上沾染上了什么。是血迹还是灰

尘？她也曾认认真真地回顾自己的前半生，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灵魂。应该袒露的，她都袒露了。应该抛弃的，她都抛弃了。可是，贺泰仁需要的不是这个。他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，把她和他的怨敌一起推进万劫不复的泥潭里。

她火了，找到贺泰仁，对他说：“贺泰仁同志：我可以把自己的前半生都交给你审查。你敢不敢把自己的前半生也交给我审查？在历史面前，我和你平等。我愿意让大家来评一评，看看我们谁应该对历史负有更大的责任！”

贺泰仁更加恼羞成怒，送给她更多的罪名。虽然这些罪名一个也不能成立，却能够影响许多人对她的看法。因此，她的处境更糟了。

“咳！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，云嘉洛？”朋友们纷纷来责备她自作自受。

“如果成熟就意味着世故，我宁可永远幼稚下去。”她回答。被激怒了的她是倔强而固执的。

真叫人拿她没办法。

这一幕如今也过去了。天下事，了犹未了，何妨不了了之？派与派，人与人，斗来斗去，此起彼伏，你胜我负，没完没了地折腾了几年，谁也说不出来个是非曲直来。唯一明白的结果是：她调离了A省大学。去处：宁城师范学院，一所刚刚由师专改成的高等院校。

今天，她可以到宁城了。

贺泰仁好象完全原谅了她。当她把自己的请调报告交给他的时候，他满脸堆笑，厚实而柔软的手掌轻轻地按在她的肩膀上：“既然你这么坚决，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。好在宁城是你的故乡。你到那里可以更好地施展你的才能。如虎归山，如鸟

013816

归林啊！”

她默默地推开他的手掌，就离开了他。她不是虎也不是鸟，她是人。她向往的是平静的环境，而不是寂寞的山林。

她不象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，总希望生活来一番变化。她经历的变化已经够多了。变化给她留下的，不是创伤，就是遗憾。她实在不想再折腾了。但是，她不想留在省城与贺泰仁纠缠。她知道，这种纠缠决不会轻易了结。中国人太多，难免要磨擦和碰撞。所以，也有了所谓与人斗争，其乐无穷的哲学。她也信奉过、实践过这样的哲学。乐趣实在不多。她的心灵和性格都缺少弹性，耐磨力太差。三磨两磨，就要冒出火花。不象有些人，越磨越光滑。

“你这是落荒而逃啊！”朋友们不赞成她到宁城，故意激她。

她不理睬：“不是逃跑，是主动转移。我不想把所剩不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无聊的争斗里。”

朋友们说她这是自我安慰。她觉得朋友们没有完全理解她。

这几年，她听惯了一个陌生而又动人的口号：作生活的强者。以往，她不曾想过，自己在生活中是强者还是弱者，现在，她却开始想了。无数事实向她证明，生活给每一个人提供的条件是极不相同的。所以人有得意和失意之分，逆境和顺境之别。

人才学家们证明：逆境创造人才，也就是创造强者。对此，云嘉洛不大相信。成才的未必都是强者，被压碎的未必都是弱者。有时候可能恰好相反。社会力量特别富有弹性。它可以毫不留情地把最强硬的汉子压成粉末，也可以宽宏大量地给最平庸和弱小的人以苟活和升腾的机会。

但是，云嘉洛想争取成为一个强者。她要摆脱种种羁绊和干扰，走出一条路来。

就为这，她踏上了回乡的归途。现在，她是一介书生，两袖清风。一只大号旅行包就装尽了她的全部衣物，真的是一穷二白，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了。

想到这些，她不禁微笑了。心里唱起了歌：“跌倒算什么……”

汽车象和严寒斗气一样，拼命地朝前跑。冷空气被刺破、搅乱，化作一股冷风，从窗缝里钻进来，把人脸刺得生痛。它还嚎叫、呻吟，把窗玻璃摇得咣咣当当地响，叫人心神不宁。

一切都从眼前迅速地退去。光秃秃的树木。白茫茫的大地。矮巴巴的农舍。

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”她的同学、同乡，现任宁城师院中文系副主任的容易在给她信中的话，这时突然在她的耳边响起。她仿佛看见了他那挂满笑容的脸，握住了他的无限温热的手。心里兴奋起来。谁说我是落荒而逃呢？我是回到故乡的怀抱里来了，回到老同学的情谊中来了。

“归去来兮——归去来兮——”风声和车辆的滚动声，似乎都变成了容易的呼唤，老同学们的呼唤，故乡的呼唤。

她在心里回答着他们：“我归来了。我归来了。但是，我不是一个消极遁世的还乡者。我是进取者，我是来创造的进取者。

“我象那光秃秃的树木。秋风扫尽了它的绿叶，却又给它留下了更新的活力。它在凛冽的寒风中摆动干枯的枝条，不是颤抖和乞求，而是要摆脱身上一切陈旧的东西。

“我象那白茫茫的大地。它在冰雪的掩盖下散发着热力，孕育着勃勃生机。

“我象那黄土下埋藏的麦粒儿。为了顶破坚硬的冻土，它不得不撕裂自己的身躯。但是，它将挺立在地面上，迎着阳光抽芽吐穗。它的生命附丽于自然，而自然是永远不死的……”

该死，想抽烟了。学会抽烟，这是她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里的一大“收获”。她原不想在这个车厢里抽烟引人注意的。她知道，这里的女人很少抽烟。可是她现在实在被自己的思想弄得过于兴奋了。再也熬不住了。

她从书包里抽出一支烟来。偏偏又忘记带火柴。不得不摇醒邻座的老大爷，借火。

大爷把火柴递给她，满脸惊奇：“大姐，你咋会抽烟？”

“学的。”她回答。

“咋学这个？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是爷们。”

“我是——女的。”她想说“娘们”，家乡人都是这么说的，可是用这样的词汇说自己，她觉得别扭，便改了口。中间打了个顿，好象口吃，她忍不住笑了。

大爷也笑起来，盯着她抽烟。他们刚才的一段对话吵醒了许多人，人们都惊奇地望着她。她有点窘，但却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，从容不迫地抽着烟。烟从嘴里吸进去，在胸膛里进行大循环，再从鼻孔里冒出来，缭绕绕绕。人们一看，就知道她是个“行家”。她听到一阵低声的议论。现在，她倒不在乎了。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她可以接连不断地抽了。她得意地朝大伙笑笑。

在这之前，她是这个车里的孤独者。人们把她当作外乡人，谁也不理她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抽烟打破了她与大家的界

线，一些人和她攀谈起来，而且，都学着大爷的称呼，叫她“大姐”。

“大姐，从哪里来？”

“省城。”

“到哪里去？”

“宁城。”

“出差？”

“调来工作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为啥。”

“一家人都来吗？”

“一家人都来了。”

回答了这句话，云嘉洛不想再攀谈下去，把脸转向了窗外。她知道，这里的人都喜欢刨根问底。男的在哪里？是干什么的？几个孩子？是男是女？这些问题会一个接一个提出来的。他们喜欢对别人谈论自己的这些情况，便相信别人也是喜欢的。可是，这恰是云嘉洛最怕接触的话题。

一家人！云嘉洛曾经这样解释过自己的“家”：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——宀。屋檐下只有她一个人。没有家畜和家禽。更没有其他人。

生活——失败。

四十岁的单身女人到哪里都引人注目。除非她是一个丑八怪，或者精神病患者。单身女人的身后总有一大堆吸引人的秘密。谁都喜欢去探求这样的秘密。不担风险，不费气力。既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，又有一点官能上的刺激。何乐而不为？

不知有多少人探求过云嘉洛的秘密了。公开的，秘密的，好心的，恶意的。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从各种渠道传进云嘉洛的耳朵里。

“她眼界太高。”

云嘉洛笑了：“只有一个条件，互相喜欢。还算高？”

“个性太强，把男人都吓跑了。”这种说法被许多人接受了。男强人好娶，女强人难嫁。苏小妹三难新郎毕竟是小说家写着玩玩的。要是真有这样的一个苏小妹，也一定嫁不出去。连云嘉洛的老师孟跃如，也在信中这样劝她：

“如果拿花来作比，你是花中的玫瑰。有色有香也有刺。有人爱玫瑰，愿意亲近它，但最终又觉得它只可以远视而不可以折取，带着敬意离开了它。你确实已经付出很多了。你是否由此得出一些教训，修剪一下自己的一身短刺呢？”

云嘉洛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。但是，她不同意孟老师的说法。她认为，世界上完全没有刺的人恐怕是没有的。不过有的人把刺露在外面，有的人把刺掩盖起来罢了。所谓锋芒毕露的人未必可怕。何况，她有的并不只是刺呢？

“是心灵的创伤还未平复。死人拖住了活人，过去支配了现在。”这是云嘉洛的知心朋友们的见解。

对此，云嘉洛也是立即予以反驳的：“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。我并不想靠抚摸伤痕过日子。”

然而，究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啊！生活中的事情并不是都能解释的。

“啪！”她的额头在窗玻璃上撞了一下。急刹车。所有的乘客都睁开了眼睛。

车祸！一个男人俯卧在公路的右侧，一辆自行车压住了他

的双腿。显然，是给刚才路过的汽车撞倒的。是为了挣扎，还是为了呼喊，抑或是为了看清灾祸的来源？他的头侧转着搁在路面上，额头上凝结着一团脑浆。

“死了吗？”车上有人问。

无人回答。躺在路上的人连眼也没睁。站在他周围的几个人也不搭茬，他们的心情不知是怎样的？

“应该下去看看，也许还能救活。”云嘉洛说了一句。她希望得到同车人的赞同。

“要学雷锋？我看还是别逞这份英雄。救了他，说不定会有人怀疑是我们的车撞了他。跳到黄河也洗不清，我们今天就别想到宁城啦！”

云嘉洛顺着话声找过去，那人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车门口，也朝她望着。是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年轻人。

多么面熟！在哪里见过的？白净的国字脸，十分俊美。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，嘴角流露着明显的讥消。浓重的眉毛微微吊梢，一双长眼闪亮俊美，含着笑意。

美眼公孟跃如！

对，孟跃如就长了一双这样的眼睛，明亮、清澈，又脉脉含情。同学们因此给他送了个美名：美眼公。当然是由关羽的“美髯公”的雅号联想而来的。

难道说，这个年轻人就是孟跃如的儿子孟之男？云嘉洛忍不住注意观察起来了。

不，不会是孟之男。眼前这个年轻人和孟跃如其实并不相象。不错，他的眼睛很亮、很长，还有点弯弯的弧形，所以总象笑。然而，那是怎样的笑啊！阴冷、嘲讽，而且还有着男人不该有的娇媚。孟跃如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笑是严峻的，又是自

然而潇洒的。

云嘉洛避开了那双阴冷而娇媚的眼睛，又去看公路上躺着的那个不幸的人。

“这家伙也是晦气！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坐在家里不好吗？偏偏要出来找死！摔扁了！豆腐脑子也摔出来了，红的，白的……”又是那个似曾相识的青年，他趁空子坐到云嘉洛身边来了，好像是有意挑战。

云嘉洛一阵恶心。她把身子朝窗口靠靠，不理他。

“这熊车！座位这么窄小，坐也坐不下。”那青年却挤过来了，而且递过来一支烟：“抽一支！天冷，熏熏暖和。死人有什么可看的？”

“不抽。”云嘉洛生硬地回答，头也不回。

汽车开动了。没有人愿意把那个受害者抬上来。那青年胜利似地用胳膊肘碰碰云嘉洛：“看到了？现在，谁也不肯多管闲事。你调到宁城什么单位？”

云嘉洛突然恼火起来。她猛地向那青年转过头来：“你不知道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！你喜欢问，我不喜欢回答！”

“嘿！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！”那青年不但不觉得难堪，反而笑起来。他见云嘉洛不理他，便一面抽烟，一面从衣袋里摸出一面小镜子照起来，还故意地把眼睛眯起又张开，张开又眯起，好象在寻找自己的最有魅力的眼神。照够了，他又朝云嘉洛身边挤了挤：“我的相貌是不是有点阴险，象个特务？”

云嘉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谢天谢地，宁城在望了。要不，她真忍不住要跟他吵上一架。回乡的第一天就跟人吵架，这可不吉利。